

## 和记天涯(上)

■ 心雨

总有一些遇见,刻满了珍藏。“和记天涯”,很多青田人不知道是什么,去年林老师交给我的U盘里一共是1514本书,其中《和记天涯》系列就有几百本,林海是谁?很多青田人也不知道。

去年6月6日,林海老师约了我和叶肖忠先生等人。叶肖忠先生要赶稿写意大利华侨志,我呢?林老师让我写一写“和记天涯”,恰好的句点,不需宣扬,是彼此心中,那份无言的心照不宣。

“和记天涯”,有岁月的厚重,亦有流年的沉稳。一幅闯天涯的丹青,将所有的历史尽收在素笺。这个初夏,许我以淡淡笔墨,将“和记天涯”的历史,悄悄勾勒。那一些,未曾说出的赞美,是我轻轻留下的一抹抹留白。

“和记天涯”,轻轻翻阅,一路的遇见。那些诗文,是不曾打开的朗诵,穿过密密麻麻的光阴碎片。走进“和记收藏室”,首先入目的是盘景山,山水风光安静捡拾,一路种下的诗情画意。有山的静美,亦有水的安然。盘景山后面是木制的招牌“和宜斋珠宝行”,落款启功,是原中国书法协会会长墨宝,关于启功,林老师说起过一段历史,见证了“和记”在北京的往事。一程风雨,伴一程山水,木制“和记”招牌的纹络里,刻满了无语的温暖。有些懂得,无需言语,“和记”是百年前青田人闯天下的灵魂。而如今,是遇见的诗行,翻飞的衣袂里,却有一种时光的静美。记得去年林老师回国的时候,将和记招牌捐给青田方志馆了。

“和记”收藏室的花园里,三角梅正怒放着。风中,鸟语匆匆,碾转着初夏的浅笑。走进“和记”,犹如走进时代的童话,多少历史,是我的小字情衷。伫立于流年的岸,缓缓铺开的素笺,刻满时代的年轮。叶肖忠先生曾经说过:“君可知‘和记’?它是浙南华侨史的一个源头。”今天一起过来的除了肖忠,还有旅德华人吴牧军和他的朋友、平演佛殿的詹先生等人。接待我们的是林海老师的父母,林津一先生和朱姣丽女士,两位旅著名侨领。

“和记”是一段浙南人民直面西方工业冲击而自强探求的历史,一个经济组织的原生创造,是一个奇迹。“和记”,在1821年开启了对接世界经济体系的探索和实践了。“和记”,始终如歌。寄往天涯,寄往海角,寄往每一个角落,讲述“和记”历史让我倚阳向暖,笑迎每一个朝夕。

说“和记”,先谈“破岩堂”。私塾是中国历史千年以来的民间教育机构,私塾“破岩堂”是由青田阜山济南郡林姓族人所创办,明景泰年间已存在了。公元1821年,阜山破岩堂私塾老师林中璜(林端)到温州太师码道创办私塾之际,同时创办“和记”。至今在和记收藏室里还珍藏着破岩堂在道光年间的教科书《童子问路》,封面上工工整整写着“林端”,与和记印章一起放在一个紫红色的古木箱里,和记印章刻着“赛和氏”,与和氏玉一般的君子。“和记”的“和”则来自《尚书》的“和衷共济”,意为“同心协力,克服困难”,创办者是青田阜山济南郡破岩堂私塾老师。“和记”全名“和宜斋”。道光十三年,青田爆发大饥荒,大批同乡到温州求生,这一年“和记”创办了“林泰源木行”,专营浙南山区木材生意,盘活山区经济,为一大批劳动力解决生计问题。“林泰源木行”于1921年迁至青田县鹤城镇西门外,“林泰源木行”记载于《青田县志》。

有些流年的记忆,一直埋藏在时光当中,不敢轻易去提起,只是静静地放着。和记的历史带着它所有的心愿越沉淀,越是像一个时间的花海。“和记天涯”,破岩堂,当所有的语言变成了一道唯美,当所有陈年往事成为了风景,当所有曾经不敢面对的人,如今可以谈笑自如。和记收藏品,林海老师的家族早年就已经决定捐赠给青田人民,这种善意,足以美化我们的心灵。

2021年春天,我开始跟林海老师学写格律诗词,那时候也不清楚和记的历史,后来通过侨史研究者慢慢了解了和记。“和记”是原创原生的综合性组织,是同乡会也是商会,有股份制也有劳动力入股的记录。“和记”经营的项目在林子才的《七言诗》提到浙南土特产,诸如青田石雕、印染土布、茶叶等,《旅欧日记》有提到过小商品诸如陶瓷、雨伞、木制品、玩具等,主要销往海外,并在多国建立多个“海外仓”,储藏来自浙南的商品,形成在当年堪称高效的世界贸易网络。

叶肖忠先生说:“踏出国门,不就是华侨吗?在海外设立贸易仓库,不就是国际贸易吗?”诞生于1821年的“和记”有“创世纪”的意义,更何况“和记”是一个民间自发组织对接浙南经济与世界的史实,彰显着浙南人民直面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局”的创造与精神,岂不更值得大书特书?

流年是一段故事,人生是一段旅途。有些故事讲的彻底却也伤得彻底,每一个故事,每一个人,都有一段不曾提起的往事,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时光里。“和记”因林海老师的曾祖父林子才而载入历史。

## 老井和村庄的故事

■ 章爱玲

穿越时空的隧道,我们从钢筋水泥的城市回归至心灵的原乡,那是一片充满回忆与温情的土地——我们的小村庄。

在那个年代,生活虽简朴,但心中的记忆却异常丰富。家乡的山,家乡的河,以及那口见证岁月变迁的老井,它们如同镌刻在时光里的诗行,永远流淌在我们的心田。

那时,每个村庄都拥有一口古老的井,它是乡亲们生命的源泉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。我的家乡也不例外,尽管规模不大,人口不多,但一口清澈见底的井水,足以满足全村的需求。

村里的老井,坐落在村落的最右端,人们亲切地称其为“水井头”。井边不远处便是绿油油的稻田,两条小径蜿蜒而来,串联起家与水源的距离。我家离井不远,只需步行一两分钟,即可抵达这处灵魂的栖息地。

记忆中,井面曾被水泥平整,抹去了岁月的痕迹,而井内的世界,对我而言,则充满了神秘和趣味。每次走近井边,我仿佛能闻到一股清新的气息,那是井水的味道,让人感到宁静和舒适。

井深数米,井底涌动着自然的泉水,井壁由一块块坚硬的石头堆砌而成,稳固古朴。雨季时,井水几乎触及井口,仅差一米有余。在平常的日子里,取水需借助竹竿。有的村民巧妙地在小桶上绑上绳索,绳上打上一个个结,以便轻松提水。力量很大之人,就直接使用大桶,一提之间,尽显豪迈。

井水的甘甜与清澈,尤其在炎炎夏日,更显得珍贵无比。农忙时节,村民们渴了,便会直接饮用冰凉的井水,清凉直抵心底。没有冰箱的年代,啤酒也能在井水中找到最佳的冰镇方式,成为劳作之余的惬意享受。汗水淋漓的午后,一桶井水,一个脸盆,足以洗净一身的疲惫,带来身心的舒畅。

清晨与黄昏,那条通往水井的小径,总是热闹非凡。乡亲们三三两两,边挑水边闲聊,仿佛这里不仅是取水之地,更是心灵交流的港湾。

然而,岁月变迁,小城的建设悄然改变了这一切。山脚下的山洞贯通,小村庄前面的田地被征用,一所宏伟的学校拔地而起,山峦间也盖起奢华的别墅。自来水取代了古井,曾经的挑水之路,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2005年,当我首次踏上故土,父母提起在井旁田地建新居的计划,然而,时光荏苒,那口井已被遗忘在记忆的角落。2006年再次返乡,新居落成,而老井却已封盖,不再使用。井旁的道路拓宽,石子路面被水泥覆盖,一片平整,四周田地也不复当年的葱郁。

近年来,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,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,然而,水的味道已迥异于往昔。如今,我们只能嗅到淡淡的漂白粉味,再也找不到那股源自深泉的清凉与甘甜。那口活了几百年的老井,如今静静地躺在村头,被封于时间的深处。

每天,乡亲们穿梭于那条曾经通往井边的小径,却很少有人再忆起那口井,那股滋养了数代人的清泉,是否仍在地下静静流淌,是否依旧保持着最初的清凉?

岁月流转,老井的故事或许已被时光轻轻掩埋,但它所承载的记忆与情感,却如同永不干涸的泉水,永远滋润着我们的心田,成为心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

## 微风吹过大鹤湖

■ 林京勇

清晨锻炼完毕  
一身汗水坐在长椅上歇息  
热意跟着一支烟,随风飘散

天边的云层一动不动  
浆糊似的,莫奈的一幅画  
偶尔露出一片蓝,那是真的蓝

远山静静的卧着  
城市长枪大戟似的竖立着  
阳光漏下来,一会儿又缩了回去

今天没有听到小鸟们的聒噪声  
微风吹过大鹤湖  
心情一片涟漪

## 抬头遇见春

■ 云眠

枝桠将天空裁成不规则的蓝  
淡粉色花瓣在料峭里舒展  
海棠垂首时  
风正搬运折叠的叹息

蝴蝶翅尖抖落陈年锈迹  
蜜蜂在杏花钟摆里飞舞  
暗香从锁骨溢出  
甜蜜的花香正在迎接春天

泥土松开攥紧的指节  
让蒲公英搭乘光的缆索攀援  
我们习惯俯视荒芜的裂缝  
而丁香已把星星别在发端

当枯枝长出毛茸茸的嫩芽  
露珠正收集所有失语的瞬间  
每个仰头的瞬间都能收获惊喜  
解开锁在年轮深处的花语

不必在冻土里翻找余温  
那些被季风揉皱的日历背面  
所有未及命名的答案  
正在每粒种子中等待破晓

## 牵牛花

■ 刘景爱

每天晨跑经过塔山码头入口,再到防洪堤平演段跑道。入口左边是临江绿化带挡墙墙体,顺势而上,最高处约有五米;右边约是5%斜度的绿化带,沿边种有阔叶麦冬,里面种有几株蔷薇。

暮春之时,蔷薇枝条招摇,花事未央,色彩斑斓,绚丽多姿。花事过后,整片绿化带没人整理修剪,枝条自由生长,外围和中间杂草丛生,乌菟莓、马唐、雾水葛、苕麻、覆盆子、紫花扁担杆、鸡桑、莲子草、海金沙、金钱麻、爵床、鸡屎藤、细柱西番、藿香蓟、鹧鸪树,能叫得上的野草,在有限的空间里无缝插针争来一席生存之地。

牵牛花也在杂草其中,它比其它杂草要霸道,夏初,已经把叶子绕到蔷薇的身上,也不管蔷薇身子是否长满刺,就这么缠绕着,借着它的枝条,搭建自己的领地。鸡屎藤力量小,直条细藤在牵牛的中间长出来,和牵牛相互缠绕,成了牵牛的点缀。

左边挡墙上,石缝用混凝土塞住,多年来混凝土风化松动,墙壁上也有各种杂草生出来,甚至有樟树、朴树、构树的小树苗从石缝便长出来,而大片绿色叶子爬满挡墙墙壁,也是牵牛。

盛夏,几朵蓝色的牵牛花,在绿色叶脉上开出来,之后连片的绽放,形成花海。清晨,万物还在沉静之中,它的蓝色是安静的,仿佛陷入思考,也许不是思考,只是偶尔出神,是少女春思的那种出神,忧郁中有期待。阳光出来,它随风跳跃起来,轻盈的身子,仿佛是一个蓝色妖姬,有种遗世独立的存在。蓝色在阳光下似乎在变,又似乎没变,很纯粹的蓝,花蕊里的白晕染出梦幻蓝,让人遐想无边。

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,深沉和梦幻的组合,在我心里是蓝天也是大海,是深邃夜空中的天际,也是梦中起航的浪漫,我的心常在蓝色的幻境中自由飞翔。清晨每次路过这片花海,我会放慢脚步,在它身旁停留片刻。这种高贵的蓝,暗合了我心中那种梦幻的蓝,它让我迷恋,我深情地和它们对视、问候、对话。所有语言,似乎是我与牵牛花之间的秘密。

我惊奇于牵牛花坚韧的生命力。平演段防洪堤一公里多跑道上绿化带里,隔个三五十米,就有蓝色的牵牛花在紫薇花丛中绽放。紫薇的朱红色,艳丽而热情,一个夏天不知疲倦地开放着,早已让人视觉疲劳,蓝色的牵牛花缀在其中,不妖不媚,我行我素,幽微静谧,散发着舒适和亲和力。

多年前,父母在郊区种水稻,我帮忙收割,看到山间牵牛花多得不计其数,红、白、粉、紫、蓝连成一片,和扁豆蝴蝶般的紫色花朵、田野里金黄的稻穗相映成趣。山间秋日田野的景象,有了牵牛花的野趣,更加令人难以忘怀。

防洪堤景观带里如此多爬藤的牵牛花,定是风送来的种子。牵牛花不讲究生存条件,不需要太多的养分,只需薄土一片,几滴雨露,就可以破土生长。一株株牵牛的藤蔓借物生存,攀援的心十足,它会爬上身边任何可以借助的杂草杆和灌木丛,紧紧地缠住它们,像极凌霄花的生存之道。

傍晚时分,又路过那片盛开牵牛花的斜坡上,想再次欣赏它的芳容,却一朵也没有了。查了资料才知,牵牛花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,一般在凌晨四点开放,到了正午以后,花瓣收拢,萎缩成一条,像竹哨大小,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,叫“朝颜”。牵牛花的果实,被称之为“黑丑”,是一味中药材,具有泻水利尿、逐痰、杀虫的功效。

每次路过,牵牛花郁郁葱葱的绿,蓬蓬勃勃的花事,在我疲惫的心里,积攒了美好、明净、和煦、不息的生命时光,让我的内心有着一份闲遐和清宁。

过了霜降,早晚气温变化很大。清晨路过这片牵牛花前,翠绿依旧,花朵却只有零星的几朵。从初夏到初冬,牵牛花开了有半年多之久,看着稀疏的花朵,我想牵牛花的花事已到尾声了吧。四时有序,万物有时,牵牛花到了轮回的时日,心中不免有怅然。

零星的牵牛花,让我想起去年秋天,在县总工会上花艺课,任课老师讲了一则千利休利用插一朵牵牛花的智慧故事。

千利休是日本“茶圣”,日本人的茶道很讲究,其中有“一期一会”“和静清寂”“禅茶一味”“花道”。花道,就是适当截取树木花草的枝、叶、花朵,艺术地插入花瓶等花器中。茶道中的插花艺术,往往都是恰如其分地设定各种元素,得以真正贴近生命本质,进而触动人心。

据说千利休的庭院里,种满了牵牛花。每当花期来临的时候,满院娇艳花朵一同绽放,美不胜收。一天,手握大权的执政者丰臣秀吉指示千利休,要他在庭院里准备一场赏花品茶的风雅茶会。结果,当他兴致勃勃抵达的时候,却发现院里一片萧瑟,见不到一片花瓣,满院的花竟然被千利休统统剪掉了!秀吉勃然大怒,冲进茶室正准备向利休问罪,却猛然发现,在昏暗的壁龛花瓶里,插着一朵洁白的牵牛花,娇艳欲滴。千万朵的美,凝聚在这一支,千万个生命的陨落,换来这一枝绽放的精彩。那一刻,秀吉勃被感动得泪流满面。

这个故事也深深地感动着我。一朵花和一个人的智慧,化解了杀身之祸。我更加赞赏千利休心中的那份柔软和勇气,那一朵白色的牵牛花,在盛满月光的庭院里,该有多么美啊!